

刘知侠 著

YI MENG FEI HU



沂蒙飞虎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沂 蒙 飞 虎

作者 知侠

责任编辑 郑电波 刘真骅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8.825印张 376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9215册 定价5.50元

ISBN7—80538—122—4/I·49



知侠同志近照

作者简介

刘知侠，男，1918年2月生于河南省汲县。1938年到陕北抗大学习，1939年5月毕业留校专学军事。1939年冬随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沂蒙山区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他在山东解放区工作、战斗。曾任文工团长，《山东文化》副主编，省文协党总支部书记。在解放战争中，作为《华东前线》报特派记者，参加过淮海战役。全国解放后，他先后担任济南市文联主任、山东省文联副主席、党组书记、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，现任中国作协山东分会名誉主席，青岛市文联名誉主席。

他发表的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；短篇小说《铺草》、《红嫂》；中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》。还有《铺草集》、《沂蒙故事集》、《一次战地采访》等中短篇小说集。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长篇传奇小说，是驰名海内外的作家刘知侠继《铁道游击队》之后的第二部力作。

四十年代初，日寇对我沂蒙山根据地进行“铁壁合围”，沂蒙山区血雨腥风，一派白色恐怖。牛倌出身、被群众称之为沂蒙飞虎的高山，在党的培育下，成长为出色的区县干部，在抗日及解放战争中，他率领地方武装纵横其间，昼伏夜出、灭汉奸、捣据点、杀敌顽，捉活口，打遍沂蒙山，日寇闻风丧胆，只好以高官美女诱降……

作品宏扬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，故事激动人心。主人公出身苦寒、大智大勇，无私之举催人泪下。这是一曲民族的悲歌，人生的壮歌，读之使人迴肠荡气，感慨不已。

第一章

牛 王

在过去，沂蒙山区每年阴历四月初八，一直到九月九，是耕畜放牧的季节。逢到这时候，在那奇峰突起的山坡上，在那蜿蜒于群山之间的石河两岸，在那纵横交错的山峪深处，到处有肥嫩的青草，当微风吹过齐膝高的草丛，可以看见各色的牛群像云朵一样在蠕动。

每当朝阳染红了山巅，乳白的炊烟在山村上空渐渐消散，或是晚霞烧红了西天，暮色悄悄地从幽静的山谷里升起的时候，整个山区到处响着放牧人吹牛角的“唔唔”声。声音粗犷、沉闷，听起来像低音喇叭，在山谷里迴响。早晨的牛角声，是对牲畜的召唤，晚上的牛角声，是通知牲畜主人，打开栏门，让饱食而归的牲口进家上栏。

在放牧季节，山区的每个村庄，都雇有放牧人，大的村庄，由于牲口多，雇的放牧人还不只一个。有雇两三个的，他们赶着两三群牲口到山上放牧。山区的人们称放牧人为放牛的，或者叫“牛倌”。

这本书的主人公、远近闻名、威震敌胆的“飞虎”将高

山，当年就是一个牛倌。高山家住沂蒙山区北部一条山峪里的卧牛村。父亲是个理发匠，他六岁就失去了母亲。母亲原在本村地主家里做佣人，以后陪着地主出嫁的姑娘，作为伴娘，到东南二百里以外的莒县大店大地主家去了，一去就没有音信。母亲走后，家里撇下他姐弟二人，他姐姐小秀在地主家帮工，他给人家放牛，一家三口人过日子。他们穷得没有一分耕地，连住的房子都没有，借用本族的一家屋山墙边一片小空地，盖了一个极简陋的草屋沂蒙山区叫“团瓢”住着。

在放牧过程中，高山不仅了解了头牛黑犍的特点，而且了解了每头牛的脾性。他根据每头牛的外形特征，给牛起了浑号，如黑色的公牛，就叫黑犍，黄色的公牛就叫黄犍，毛呈杂色的母牛，就叫花妮，脖颈生有一圈白毛的，就叫白脖，有个牛的一只角是斜的，就叫它歪角。每当他喊起牛的浑号时，被叫的牛就转过头来望着高山，好像在问高山要它作什么？有的牛已走到农田边上，只听高山对它喊了一声：

“花妮！回来！”

它就转过身子，往回走了。

有时候，高山不用口喊，用小石块指挥牛的行动。老牛倌都有投掷石头的本领，从地上抓起一块小石头掷出去，投得远，打得准。因为他们每天上山放牛，没事就练习投石头，往往是以远处的一棵树或一件东西作目标，开始打不中，渐渐打中了。以后练得一打一个准，随便在远处找一个目标，一块石头掷过去百发百中。当他看到远处一头牛有越轨行动，就叫了一声“黑犍”，随着叫声，一块石头飞出去，啪的一

声正打中黑犍的牛角。如打母牛时，石头就从母牛的耳尖上擦过，黑犍和母牛经过这样一击，就规规矩矩地回到牛群的行列。

用口吆唤或投石头，是对个别牛的管束，对于牛群的集体活动，就要用牛角的号令来召唤了。

当每天早晨，高山在村边一个固定的空地上，把牛角放在嘴上，吹出悠长的“唔……”的牛角声，各牛主就把关牛栏的栅栏门打开，牛就自动地走出门去，向着发出牛角号声的村边空地上集中。高山点点牛数，牛已到齐，就由黑犍领头，赶着牛群上山放牧。在夕阳西下时，牛都吃饱了，高山又口吹牛角，发出三声短促的“唔唔”声，散在各处吃草的牛，就闻声向高山这里跑拢来，他就赶着牛群回村。到了村边，高山就吹两声牛角，这有两个含义：一是通知各牛主打开拦门，准时让牛进栏；二是牛群解散的号令，二十多条牛就分头回到主人家里去了。

就这样，高山每天从早到晚，赶着牛群在山坡、在河滩、在山谷里放牧，和牛群形影不离，他渐渐地喜爱着这牛群里的每条牛了。他找最肥美的草地，使牛能吃好吃饱。他把它们带到最清澈的小河里去饮水，每逢夏日炎炎，他就赶着吃饱的牛群，到树荫里乘凉，或者赶它们到河里去洗澡解暑。刮风了，他就把牛群赶到山沟里避风；下雨了，他就让它们在山岩下避雨。有的牛腿被石头碰伤，他耐心地为它包扎，有的母牛生牛犊了，小牛犊迈不稳步子，他就抱着小牛往家走。眼看着所有的牛都膘肥体壮了，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高兴。

在高山精心服侍下，这群牛对他也充满了感情。

现在高山放牧，不像刚开始那样吃力了，每条牛都任他调遣，整个牛群都在他掌握之中。连那往日最凶猛的黑犍和一些好斗的公牛，在他面前都显得温顺了。遇到特殊情况，只要高山用手中的短棍指向前边一个目标，吼一声：“冲！”公牛们霎时间，牛毛直竖精神抖擞，尾巴撅起老高，牛头微低，稍往后缩，眼睛睁大了，鼻子喷着又急又粗的气息。这说明它们发怒了，头上的两个尖角，像两把利剑一样对着前方，为首的黑犍带着十几条公牛发疯似的向高山所指的目标冲去。在这样勇猛的冲击下，任何东西都会被它们冲垮的。

高山有效地控制着牛群的这股强大的力量，来对付山上的野兽。他平日热爱着牛群，仿佛每条牛都感到了他的恩泽，当高山遇到危急的时刻，公牛们就会为他的安全去拼命，有几次就是黑犍救了他的生命。

有时候高山拍着黑犍的头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黑犍，你去把山大王张冠三的脑袋撞出血来！你去把山大王的龟儿子撞个乌眼青！”高山说这话时，眼里总是燃烧着怒火，那头黑犍此时也总是大吼一声，似乎它懂得高山的心思。

这村有个地主山大王六十多岁，身个不高，胖得像只肥猪脸颊的横肉往下垂着，留着两撇胡子，胡子梢从两边向上翘着，后脖上的肉鼓得老高。扫帚眉下边一双眼睛，经常眯缝着，可是一恼怒起来，眼睛睁得像鸡蛋大小。山村人有句俗语：不怕白眼狼张口，就怕张冠三瞪眼。他一瞪眼睛，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都能作出。他有良田数顷，家里骡马成群，雇有

长工女仆十多人。为了保护家业，他有长短枪十多支，因为有钱有势，山村的中、小地主和富农都听他的。他对待一般村民和穷户，像对待自己的长工一样，要他们怎样，就得怎样，如有人惹了他，轻者叫你倾家荡产，重则使你死于非命。

卧牛村东边五里有个山村，有山大王一家姓陈的佃户，这家佃户陈老汉省吃俭用给儿子说了一房媳妇，过门三天后来给东家山大王拜门子，山大王一见这个新媳妇俊俏，就对陈老汉说：

“我家正缺侍候人，让她留在我家罢！”

陈老汉不同意，山大王把眼一瞪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看来你不想种我的地了！我明天就去你家揭锅锁门，把地收回来。”

陈老汉一看，不留儿媳，全家都得遭灾，只得流着眼泪把儿媳留下，山大王把她霸占了整整三十年。

就是这个“山大王”经常欺负高山一家。有一次高山的父亲高顺给“山大王”理发，高山在向脸盆里倒热水时，一不小心烫着了“山大王”的爱犬，“山大王”大怒，非要把一壶开水浇到高山头上。高山逃跑了，他就带领着打手，一手提着一壶开水，一手拿着绳子，在村里、村外找了高山三天，还是后来高顺跪下给“山大王”磕头不起，才算平息了风波。为了生计，后来高山挎着篮子卖油条，被“山大王”的龟儿子一脚踢了个满天飞。想起这些，他总是气得牙根疼。

山区是有狼的，狼多半都是晚上出来觅食。可是有时白天也出来。高山在放牛时，常常会遇到狼，他小时候从大人

口中，特别是从老牛倌那里，听到过不少狼吃人、人斗狼的故事，了解了一些狼的特性。人们说狼是铁头、铜腰、麻杆腿。就是说狼的头挺硬，腰也有力，只是腿最脆弱，像剥了皮的麻杆，一折就断。因此，高山到山上放牧时，常常带着一根坚硬的木棍，万一遇到狼，他就可以抡起木棍，专打狼的腿。他了解狼的另一个特点，就是当它扑捉动物时，往往先用尖利的牙齿咬住动物的喉管，咬住这个要害部位，被捕获到的动物就无力挣扎，狼就把它拖到僻静处吃掉。狼性凶残，也极狡猾，它常常弄出一些假象，骗动物上它的圈套。

牛体大力壮，又有两只尖角，狼是不敢靠近牛群的。可是当牛群遇到几只狼时，也很警觉，公牛就把母牛护起来，它们迎着狼，撅起尾巴，弯下脖颈，头上的双角对向前方，眼睛睁大了，喷着急促的鼻息，准备迎击狼的侵犯。逢到这时，高山一声口哨，吆喝着公牛向那几只狼冲去，狼就逃窜了。

有一次一头母牛远离伙伴，到有肥嫩的草丛处去吃草，有两三只狼，悄悄地向它靠近，站在远处，贪婪地瞅着这头离群的孤牛。狼们分散开，从三面寻找猛袭的机会。它们最拿手的就是猛跃上去，咬住猎获物的喉管，可是牛的脖子很粗，而且喉管下面有又长又宽、薄饼那样厚的一条肉带在游动，如果扑上去一口咬不住牛的喉管，只咬住肉带，牛一歪头，用尖利的牛角往狼身上猛力一擡，就会把狼甩出老远。要是叫牛群发觉了，公牛们奔过来，牛角象几十把尖刀一样，向它们身上乱戮。现在这三只狼没敢向这只离群的母牛袭击，

只在母牛四周溜来溜去，嘴里直向下流口水。

正在吃草的母牛，听到身边有细小的动静，它就从草丛中抬起头来，一看见身边有狼，就瞪起了眼睛，喷着鼻息昂首“哞哞”地叫起来。

高山听到远处的牛叫，就转过头来，发现那边有狼，就指挥着黑犍和十多条公牛，向那边飞奔，三只狼被吓跑了。

一天，高山坐在山坡的一块大石头上休息，牛群在不远处吃草，阳光照晒得他暖洋洋的，直想打盹。就在这时，他感到双肩被谁拍了一下，像有两只手放在他的肩上，他头脑清醒过来，低低地喊了声“谁呀！”可是他却沒有回头，因为他晓得狼往往会耍这个花样，装着有人从身后拍你的肩膀，如果你大意了，猛回头去看时，狼就会趁势咬住你的喉头。高山没有听到回话，就知道不妙，只见他猛抬两手，用力往两肩上一抓，一下子抓住了两只狼腿的下部，他把狼腿向前一拉，正个狼的脖子，被他的头顶住，狼头动弹不得。接着他猛一低头，抓住狼腿的双手，拼全力的往前一抡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一只老狼被摔在地上，高山一脚踏住被摔得半昏的狼的脖子，用短棍结束了老狼的性命。

最使高山难忘的一次，是他正抡着短棍和扑上来的一只狼搏斗时，却不知道另一只恶狼从他背后扑上来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勇猛的黑犍急奔上来，用它的利刀似的牛角，朝跃上来的狼的肚子上猛力一剗，这只狼被剗出去约两丈多远，摔到山地上。当高山打死了前边的那只狼，回转身去看被黑犍甩出去的那只恶狼时，肚子上被黑犍的牛角穿了一个杯口

大小的血窟窿，恶狼已经死去了。

高山和他放牧的牛，经过了和狼的几次搏斗，以后他赶着牛群走遍了沂蒙的崇山峻岭，再没遇到狼的袭击。

从此以后，高山更喜爱黑犍了。他常常用充满温情的手，抚摸着它的头，拍拍它的角，用手指梳理着它黑毡似的皮毛，每当这时候，黑犍就微闭着眼睛，用舌头舔着高山从破烂衣衫里露出的肌肤。为了使黑犍吃得更好，在放牧中，他常用一把破镰，去割黑犍最爱吃的青草，堆放在黑犍的嘴边，让它尽情地吃着。有时农田里的庄稼收割了。高山就去捡些散落在地上的黄豆粒，高粱穗子，或地瓜，用手拿着喂黑犍，黑犍一边用舌头把这美好的食物卷进口内，有味地咀嚼着，一边用头轻轻地抵着高山，似乎感谢对它的赐予，表示自己的欢乐。由于高山和黑犍的感情的增进，在放牧过程中，黑犍就显得那么驯服和听话了，只要高山喊一声“黑犍！”叫它怎样，它就怎样。

可是也有一次黑犍违背了高山的意志。开始，高山很生气，可是事情过后，他又很感激黑犍。原来正由于黑犍的执拗，使高山避免了一次灾祸。

那是一个夏日的下午，高山放牧在山坡上。上午赶牛上山时，还是晴朗的好天气，可是一过中午，天空就浓云密布。霎时间，群山发暗，乌云压住陡峭的山峰，远处电光闪烁，雷声滚动。闪电越闪越亮，雷声越响越近，头顶上的乌云也更黑更暗了，凉风起处，倾盆大雨哗哗泼下来。

暴雨在向下倾泻，雨水击打着山石，击打着林木，击打

着草地和苗禾，发出各种不同的声响，而不同的声响又汇成一个综合的巨大的声浪。雨声响遍了群山，充塞了峡谷，闪电像利剑一样在暗空劈来劈去，沉雷此起彼伏的摇撼着山岳，大量的雨水冲下山去，注入山脚下的大河，大河的河水发浑了，暴涨了。

当大雨来临时，高山认为是一场雷阵雨，一霎就过去了，可是大雨一直不停，而且越来越大。他头顶的破苇笠，被风雨撕破了，他披在身上的蓑衣淋透了，雨水把他从头浇到脚跟，他感到浑身发冷。赶着牛群向附近一个树林跑去。因为那里有浓密的树叶的遮掩，虽然它遮不住大雨，雨水会从叶的缝隙里往下浇灌，总比在露天的山坡上要好些。

但是，黑犍踌躇不前，好像它很不愿到树林中去，高山着急地推着它的身子，使黑犍加快脚步，勉强地才把牛群赶进树林里边。

高山找到一个很高的楸树下避雨，他身边的黑犍极不安地喷着鼻子，其他的牛也都摇晃着头，神魂不定的样子，只见黑犍猛一昂头“哞”地低叫一声，就跃出树林，其他的牛都跟着它跑过去，牛群向一个悬崖边奔去，高山着急地向牛群吆喊：

“黑犍：往哪儿跑！回来！”

他的喊声肯定黑犍是听到了，可是这次，它却不听高山的召唤，径直地窜到石崖下。悬崖上部有几块巨大的岩石，向外延伸着，可以遮一点雨，但牛的半个身子还是在雨水中淋着。高山站在大树下，继续向黑犍喝令：

“黑犍，回来！”

只见黑犍在山崖下盘桓了一霎，就向高山这边跑来了。黑犍在电闪雷鸣中，冲过暴雨，来到高山的身边，它把头伸到高山的背后，往外摆动，像要使高山马上离开这棵大树似的，高山不理睬，转过了身子，伸手想抓住黑犍的长角，意思是不让它离开，好让它和自己一道在这里避雨，可是黑犍却绕到高山的背后，只见它的头以迅速地抵住了高山的后腰，两只向左右伸出的弯弯的长角，像两只有力的手臂托住高山的后腰，当高山还没意识到黑犍要作什么，他已被黑犍推着离开了树林。他想挣扎，但这等于白费，因为黑犍的力气是很大的，他的身子被推着，两脚站不住，只能往前迈步，就这样高山被黑犍强制推出了树林，踉踉跄跄地到了悬崖那里。黑犍把他推到一个凹进去很浅的石穴边，便把巨大的身躯贴在石壁上，像堵厚墙似的挡在洞穴的上边，如果从黑犍站着的身下钻进去，正好进入洞穴，洞穴虽浅，只能藏下人的半个身子，可是由于黑犍的宽厚的身躯的遮掩，等于延伸了洞穴的深度，雨水从上边浇灌下来，只能淋在黑犍身上，却淋不到洞穴里。

高山看看牛群都聚在山崖下的黑犍四周，紧紧地相互偎着，一动不动地围在一起，他觉得在这里避雨也好，就俯下身子，从黑犍肚下钻进石壁的洞穴。

当高山刚刚蹲进洞穴，更准确地说，就是刚刚蹲在黑犍的肚下边，只见一道闪电射来，整个山涧被一片刺眼的电光所耀射，紧接着一声巨雷响了，像一座大山在低空，不，在

高山的头顶炸裂，他有生以来从没听到这么惊人的雷鸣。他忽地从黑犍的肚皮下钻出来，看看外边的动静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呀，却把高山惊呆了，原来他刚才还在那里避雨的大揪树，遭到了雷击，树的粗大的枝干被劈成了两半，劈开的树身燃烧了，熊熊的大火，在雨水中泛起一片红光。

黑犍使高山避免了一次雷击。

第二章

木 炭 火

时令已进入秋后，高山对放牧生活已经熟练了，由于和牛群朝夕相处，他热爱牛群中的每一头牛，牛群中的每头牛对他都得显那么温顺和亲昵。到了九月九，他离开自己所放牧的牛群下工时，心情有些依依不舍。

天气渐渐冷了，山野里的草丛，经过霜打都枯败了。农家的庄稼已收割进家，他们把庄稼的秸秆铡碎，作为牲口的越冬饲料，冬天正是农闲季节，都能抽出人手来喂牛。

由于整日在荒野放牧，风吹日晒，高山的脸显得更黑了，但他的身骨也更结实了。他翻山越岭，穿谷跃涧，如走平地。他的饭量也增大了，难怪牛主都嫌他吃的多，一顿饭至少要吃六七张煎饼，足有一斤多。

下工后靠什么为生呢？他的饭量又大，干什么能喂饱肚子呢？靠老爹吗？老爹每天给人理发，当庄人多数不给钱，顶多给把地瓜干。赶集理发，虽能挣几个钱，一天也买不了一二斤地瓜干，还不够高山一顿吃的。再说他这么大了，还能去啃老爹？想到这里，高山摇了摇头。再去做个小买卖么？